

冬的寒意尚未褪尽，达尔罕草原的晨曦已被一缕暖意唤醒。农历正月十二，当第一缕阳光掠过贡格尔草原的雪线，悠扬的牧歌便伴着柏烟的清香，在达日罕乌拉苏木的草地上久久回荡——这是达尔罕兴畜节的清晨，蒙古语中“玛力新”的召唤，让散落草原的牧民们，牵着他们视若儿女的五畜，奔赴一场延续了700多年的民俗之约，一场人与牲畜、自然与文明的深情相拥。

达尔罕兴畜节，这一被镌刻在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民俗瑰宝，藏着草原民族最朴素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敬畏。它不是一场仓促的庆典，而是一场跨越7000多年的岁月回响，顺着草原的风，娓娓道来。元代时的克什克腾旗达尔罕地区，既是弘吉剌部的封地，更是窝阔台汗时代举足轻重的后勤保障基地，这里水草丰美，是供养肉食、培育战马的天然牧场，草原上的五畜，便是当时草原部落繁衍生息的底气。元代鲁王执政时期，每年秋季，牧民们都会齐聚草场，举办盛大的“五畜盛会”，清点牲畜，祭祀天地，共享丰收，那便是兴畜节最早的雏形，是草原人对牲畜、对自然最真挚的情感表达。

岁月缓缓流淌，“五畜盛会”也在时光中悄悄演变。元末明初，草原上的各大牧主，会在农历正月末二月初，专门为家中的牲畜举办祈福仪式，称为“兴畜节”，意为“牲畜的新年”，祈盼新的一年五畜兴旺、平安顺遂。到了清代，这个民俗活动添了几分庄重，扎萨克会亲自主持兴畜节，带领牧民们祭祀、祈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兴畜节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褪色，由草原牧民代代传承，是草原上最热闹的节日。直到2014年，达日罕乌拉苏木因这份坚守与传承，被评为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，这个古老的民俗，也迎来了属于它的新时代荣光。而在2009年，它就被列入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一个荣誉，不是终点，而是对一段草原记忆的珍视，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，让7000多年的民俗血脉，得以在草原上继续流淌。如今在克什克腾旗，唯有达日罕乌拉苏木完整保留着这个古老的习俗，让每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二，都能响起属于“玛力新”的召唤。

草原民族以“七”为吉祥数字，兴畜节的每一处细节，都藏着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活的期许。节日当天，牧民们身着绣着祥云图案的节日盛装，从

合胜村一起搬来两户人家，两户的男主人是亲哥俩，朝鲜族人。对于这个村落来说，这可是个大事。

还有更大的事呢，眼尖的二壮下地干活时，发现很大一片旱地被他们两家弄成了水田，就在全村嚷嚷开了。由于看惯了小麦、玉米、向日葵这些农作物，突然出现水田，全村人都觉得新奇，尤其是小孩子们，更是有事没事就守在田边，看他们到底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只见那两家四个大人穿着黑色的水衣，像外星人一样在水田里忙来忙去，拿着小草一样的苗，一棵一棵插在水里，每棵苗只露出一个尖儿。听说这苗儿叫水稻，就应该长在水里。村里人半信半疑。不管怎样，灌满水的稻田还是很美的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孩子们经常对着水面做一些奇怪的表情和动作，然后哈哈大笑，一哄而散。

村里人只知道他们两家姓金，就管两个男主人叫大老金和二老金。那两家人总是有意无意躲着村里的人，不像原村人，家家处得跟亲戚似的。有些人看他们不顺眼，常把水渠截住，他们发现了，不声不响地捅开。

转眼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，那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，甚是诱人。可他



达尔罕兴畜节 型夫 摄

## 草原上的兴畜节

□江峰

四面八方赶来，以嘎查为单位，在预先选定的草场上支起帐篷，铺设柔软的毛毡。那七口按北斗七星形状或直线排列的大锅，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格外醒目。这七口大锅里，沸腾着草原的烟火气：奶茶的醇厚、阿木斯的香甜、手把肉的鲜香、五脏的鲜嫩、羊蹄的寓意、水饺的圆满、面条的绵长。七种食物，七种期许，既抵御着初春的寒意，也承载着牧民对“有头有尾，美满和谐”的向往，更藏着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。

仪式的庄重，是兴畜节最动人的底色。每一步流程，都镌刻着草原民族“爱畜如子，人畜和谐”的生存理念。活动伊始，牧民们恭请用心守护草原、常年与牲畜相伴的驼鸟、马信、牛信、羊信人入座。人们交换烟袋与鼻烟壶，一句句吉祥的问候，一声声放牧经验的交流，让初春的草原充满了温情。随后，祭祀仪式如期举行，牧民们手持奶食品等祭品，循着太阳转动的方向，绕七口大锅的灶火顺时针转三周，祭奠天地与先辈先贤，感谢苍天大地的馈赠，这份顺时针的虔诚，是草原民族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动写照。

祭牲仪式，是兴畜节的核心仪式之一。三根木头搭起的香炉中，香柏枝缓缓燃烧，袅袅青烟随风飘散，带着牧民的祈愿，弥漫在草原的每一个角落。牧民们赶着五畜，即牛、马、山羊、绵羊、骆驼，与人一道，依次顺时针绕香炉三周，柏烟的清香拂过牲畜的皮毛，也浸润着牧民的心田。这是为牲畜驱除瘟神的祈愿，更是人与牲畜共生共荣的约定。祭牲过后，查看膘情、评选头畜，便成了最热闹的一环，牧民们轻抚着自家的牲畜，目光里满是疼

爱，那些膘肥体壮、品相优良的种公畜、套车牛头和领头羊，将成为节日的主角。

最令人动容的，是为头畜挂彩带念祝词的瞬间。长者手持黄油，轻轻抹在头畜的额头，那金黄的黄油，是吉祥的象征，是对牲畜辛劳的犒赏；五彩彩带系在头畜的脖颈，随风飘动，像是为它们披上了荣誉的勋章。伴着悠扬的蒙古族长调，长者念起古老的祝词，字字句句，皆是对五畜兴旺的期盼，对草原风调雨顺的祈愿，对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祝福。这份荣誉格外珍贵，获得殊荣的牲畜，将永不被打骂、出售或宰杀，直至自然老去，而后被厚葬在草原的怀抱，这份礼遇，是草原民族对生命最纯粹的尊重，是“爱畜如子”最生动的诠释。仪式落幕，牧民们互换种公畜，在交流中传递经验，在互动中期盼畜牧丰收，这份质朴的情谊，早已融入草原的血脉。

当仪式的庄重渐渐褪去，草原便被热闹与喜悦彻底包裹，这份热闹，是草原人最纯粹的欢喜，洋溢在草场的每一个角落。小型那达慕如期上演，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，牧民们的欢呼声，骏马的嘶鸣声，孩子们的嬉闹声，交织在一起，盖过了初春的寒风，响彻辽阔的草原。赛马场上，身着艳丽服饰的骑手们，身姿矫健地跃上马背，一声令下，骏马奋蹄疾驰，鬃毛飞扬，积雪飞溅，骑手们紧握缰绳，目光坚定，耳畔是乡亲们此起彼伏的呐喊喝彩，每一声欢呼，都是对勇敢者的赞颂，每一次疾驰，都藏着草原儿女的豪情与洒脱。

摔跤场上，更是热闹非凡。身着传统摔跤服的小伙子们，个个身姿魁梧、精神抖擞，他们双手叉腰、昂首挺

胸，眼神中满是自信与豪迈。随着一声吆喝，两人相拥比拼，脚下步伐沉稳，手臂发力角逐，围观的牧民们纷纷拍手叫好，欢呼声、掌声不绝于耳，有人高声呐喊为选手鼓劲，有人笑着议论比拼的精彩，一张张脸上，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，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不远处的拔河、沙嘎比赛现场，更是被人围得水泄不通，老人牵着孩子的手，指着赛场开怀大笑；姑娘们身着漂亮的服饰，一边为选手们加油，一边说着笑着，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散；小伙子们齐心协力，紧握绳索，脸上涨得通红，却依旧笑容灿烂，哪怕输了比赛，也会笑着和对手握手致意，这份洒脱与豁达，正是草原人的本色。

孩子们是节日里最欢快的身影，他们穿着鲜艳的盛装，在草地上追逐嬉戏、奔跑打闹，有的围着头畜，好奇地摸着它们脖颈上的彩带，有的拿着沙嘎，和小伙伴儿们比拼玩耍，有的跑到大锅边，踮着脚尖，闻着锅里飘来的香味，嘴角沾着奶渍，依旧笑得眉眼弯弯。

牧民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，喝着香甜的奶茶，吃着手把肉，一边畅谈着自家牲畜的长势，一边分享着新年的放牧计划，一句句吉祥的祝福，一声声真诚的问候，暖意融融。有人弹起马头琴，悠扬的琴声伴着牧歌响起，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伴着琴声翩翩起舞，身影在白雪与彩旗的映衬下，格外动人。近千名各族群众欢聚一堂，上万头牲畜漫步草场，白雪皑皑、彩旗飘扬、盛装映雪、笑语盈盈，构成了一幅壮阔而温情的草原民俗画卷。这画卷里，有草原的辽阔，有民俗的厚重，更有牧民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丰收的期盼。

夕阳西下，柏烟的清香渐渐消散，牧歌的余韵依旧悠长。牧民们牵着自家的牲畜，踏着余晖返回居所，五彩彩带在头畜的脖颈间随风飘动，像是草原上跳动的音符。

达尔罕兴畜节，这场延续了700多年的约定，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历史记忆，传递着他们对生命的敬畏、对自然的尊崇、对生活的热爱。它就像一流淌在达尔罕草原上的人畜共生之歌，悠扬而绵长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诉说着草原的故事，传承着民族的文脉，也见证着各族儿女在这片土地上，与五畜相伴，与自然共生，岁岁安康，生生不息。

### 情怀絮语

到炕沿边坐下，安抚他：“兄弟，有话慢慢说。”那个人反倒火气更大了，大声说：“满院的粮食在那摆着，开春种地时借的钱到现在不还！”大老金小声说：“稻子现在卖不出去呀，卖了马上就还。”那个人还是不依不饶：“我等得起吗？我一家人不吃饭吗？”刘明赶紧解围：“兄弟，你看这样行不？要不拿稻子抵债？”那人马上反驳道：“又不是大米，难道让我吃稻子吗？”刘明马上想出个好办法：“兄弟，我帮你把稻子加工成大米行不？”那人态度缓和了许多，嘴里叨咕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刘明承包了一个米面加工厂，对他来说，这个问题很轻松就可以解决，还能给米面加工厂带来生意，两全其美。

那个追债的人，见谁都说大米好吃，两家的水稻很快销售一空，乐得老金家哥俩出来进去时常哼着小曲。杀年猪时，这哥俩也跟全村男女老少一起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喝高兴了，还会给大家跳上一支朝鲜族舞蹈。

两户人家彻底融入这个村落。村里的生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，稻香里又多了一份浓郁。

### 小说阅读

□李建国

塞外青城的秋天，向来带着几分爽朗与清冷，可枫树、杏树、杨树却似不惧这渐凉的天，竞相变色，红得似火，黄得如金，褐得沉稳。

迁居呼和浩特至今已25个春秋了，我自认为，已真切地体验了这座城市的蜕变，可细细想来，又总觉得还未参透其中的深意。

时光回溯到2001年初，我因工作调动，从县城来到呼和浩特市。翻出那时拍的照片，只见街道上树木稀疏，高楼大厦寥寥无几，车水马龙的景象也不明显。那时，乘坐出租车，20多分钟便能从城东抵达城西，从市中心到机场，也仅需10多分钟。

然而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随着城市的扩大，首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热闹繁华的商场、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，以及四通八达的城区道路和市内地铁一、二号线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让出行变得便捷又轻松。

东河是呼和浩特市的母亲河。因流经城区东部，人们习惯称之为东河，亦即大黑河。据史料记载，大黑河在秦代时称黑水河，汉朝时上游叫干水，下游叫沙陵河，隋唐、辽、金时期名为金河。后因流域内土质黝黑，得名大黑河。它是黄河上游末端的一条大支流，流域土地肥沃，古时牧草丰美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如今，这条河道已拓宽至150多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被市民们赋予了“如意河”的美名。近些年，通过河道整治、堤防加固、景观绿化等一系列举措，如意河形成了一条长达十几公里，汇聚河心岛、亲水木栈道、滨河步道等元素的城市绿色带。河流两岸树木换上了五彩的秋装，红得似火，黄得如



金，橙得像霞。大黑河城区段经过综合整治，生态环境焕然一新，花镜广场在秋日里别有一番韵味，亲子乐园中，孩子们在落叶间嬉戏。滩头花海虽少了春日的繁花似锦，却多了秋日的宁静与深沉。军事文化乐园在秋日的映衬下更显庄严肃穆。如意河的治理，不仅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，更成为市民休闲和游客的“打卡”地。这些年，每有外地亲朋好友来访，我必陪他们游览观光。

大自然孕育了河流，河流又哺育了城市。很多时候，河流就是一座城市的代名词，是城市的魂魄，是城市的母亲。

夜幕降临，河面上月光如水，倒影摇曳。音乐喷泉在秋夜的微风中，随着舒缓的旋律轻轻舞动，与周围的秋色融为一体。全彩激光水幕投影在声、光、电的配合下，将水幕影像的画面扩散至河面上空，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。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水幕上下起伏，或高或低，或缓或急，变幻莫测。华丽壮观的河面上空，时而浮现出秋日丰收的景象，时而展现出“呼和浩特欢迎您”及民族团结的温馨画面，让人在几公里外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暖。

静坐家中，远望窗外披着秋装的大青山和周围的景色，我不禁感叹，以前那灰蒙蒙的山峦，如今竟如一条蜿蜒的金色长龙，在跌宕起伏间尽显雄浑。那万亩森林，像一队队身披金甲的卫士，守护着这座城市。车流滚滚的二、三环快速路环绕着市区。那具有地标气质的如意河上的马头琴桥，为城市注入了一抹强烈的民族特色。

这“塞外名城”的秋色，是各族人民共同描绘的绚丽画卷。巍巍大青山层林尽染、空气清新；茫茫敕勒川草原金黄一片、辽阔壮美；如意河沿岸五彩斑斓、游人如织……青城正以浓墨重彩厚植生态底色，奋力谱写首府绿色新篇章。

### 且听风吟

## 三月，苏醒的牧场

(组诗)

□苏和

### 吹响骨笛

积雪把阳光记在心里  
在三月  
一句句读给小草听

放羊的人  
把蒙古袍大襟挽紧  
暮归小路已经泛起鹅黄

缝绻在羊绒里的慵懒  
情情伸展成蒹葭  
一只骨笛在牧场吹响

### 落日

寻找马群三天三夜的图布沁  
早已饥肠辘辘  
他多渴望能喝一壶滚烫的奶茶

落日，如一勺黄油  
被缓缓放入平顶山火山口  
那只豁了口的大碗里

### 牧归

草场辽阔，高天白云  
只有草尖会发出细小的声音  
最大的喧嚣，就是牧归时的吆喝  
深秋酿的牛奶酒，暖着初春孤独的胃  
燃起篝火，身影闪动  
疼的腿，痛的腿，在旷野徘徊  
胆大的牧羊人，踩着草原狼梅花脚印  
从傍晚穿过黎明  
让疲惫倒在挖开的积雪中  
如果午夜不寐，那肯定是一条骨缝，睡着春天

### 额吉

西北风抖着  
一片片的雪啊  
似棉，似绒  
额吉葡萄在偌大荒原上  
一寸寸絮，一尺尺铺

为了牧羊的儿女  
整个冬天都在缝补  
没了牙齿的嘴唇  
报紧寒风  
直到草根情滋生泪滴  
一抹疼痛  
在皴裂的额头舒展  
蒙古包斜檐挂着冰锥  
那是冬天  
递给额吉的  
最后一根针

### 与春天重逢

把自己晾在鸟珠穆沁的风中  
不留下雨的痕迹  
眼睛，是两枚古币，盯紧驿道远方  
羊圈里紫蒙的轻柔颤音  
呼唤游荡在地平线的云朵

牛羊成群，它们每一个蹄印  
都踏在荒原的孤独之上  
额吉的唇，落日一般  
俯吻北方的脸颊，我骑着马  
在暮霭里与自己相遇  
白雪、白云、白马  
一枚倾斜的时针，与春天重逢

### 月光里

月光如眼皮子加了黄油  
酿牛奶酒的牛粪烟  
把奶酒香带给聚餐的星星

额吉性格倔强，像火钳子  
夹着牛粪火翻腾，直到  
把一锅酸牛奶烧出酒，烧出一  
坛子祭祀的威仪

晚风一粒一粒随着雪花落地  
寒冷已经过去  
一些考虑的事情  
该成熟了

### 诗星空



春水暖

汤青 摄